

續藏經 證道歌註

宋 彥琪註

蘇州靈岩妙空佛海和尚註證道歌序

余嘗覽吾家漁獵文字語言極多。而騰耀古今膾炙人口者亦少。至於永嘉著歌以證道。慳於二千言。往往乳兒竈婦亦能鑽仰此道。爭誦遺章斷藁。沉在士夫衲子。蟻慕雲駢不待云後論。由是觀之。莫非宿植德本。行解相應。雖借舌端三昧遊戲人間世。而脫身向佛祖外行履。學者窮討其源。大似持螺酌海。執管窺天。信夫西土謂之證道經。名不誣矣。余每念此一段佛事。挂之牙頰間。雖至造次未能忘。群才輩枯禪外單聞淺識。搥衣問難遂延及此。豈意小師德最從余之久。日就月將編以成集。一日出示求序於余。將授諸來者。余為之駭然。良久誥曰。一藏半藏皆為切脚。以字八字翻成名邈。達磨面壁不言。如來無法可說。昔永嘉已是剝肉作瘡。詎可於瘡癥上更加針芥耶。子無乃販賣葛藤累我乎。答曰。痛念佛法危如累卵。前輩凋謝。後生無聞。有愧丁寧提耳之勤。如師所言皆大根上智一聞千悟。不待鞭影而行者所能領解。然鈍根末學必假筌蹄。師既無言。小子何述焉。如是累番推卸無何。擬蛇畫足。為虎插翅。謾以第二機示之。坐間適有梅知縣者。棲神內典念茲在茲。一見斯文感悟流涕。出金縷板。庶幾他日携手同遊華嚴勝會。亦豈小補哉。因點筆為之引。

皆紹興丙寅住靈岩去一叟知訥序

靈岩妙空和尚註證道歌

侍者 德最 集

昔世尊於靈山拈一枝華。迦葉微笑。乃至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於汝。謂之證也。又永嘉大師本習天台止觀。四威儀中常冥禪觀。因詣曹溪六祖。往復問答乃蒙印證。祖留一宿。時謂一宿覺。遂作此詞。以其所證之道述而書之。故謂證道詞也。

舒州梵天琪和尚註證道詞(并)序

浮梁參學 慧光 錄

永嘉真覺大師者。乃祖席之英人也。法諱玄覺。少而落彩。聰敏頗異。始者習天台智者教觀。即左溪同時也。於是遍歷講肆參尋知識。忽一日因覽涅槃大經洞明法旨。即往曹溪。六祖印可。祖歎其深證。即時遽然告歸。祖少留一宿。故號為一宿覺焉。則以所證法門發言為詞。以警未悟。師復預期冥感。即時定中觀見字字化作金色滿虛空界。自後天下叢林無不知也。諸方老人或註或頌。以至梵僧傳皈印土翻譯受持。若非深契佛心。其孰能與於此哉。彥琪山居暇日因學者所問。故樂為其說。許彼所錄。錄成直敘大略。題於卷首。

時紹聖丁丑仲夏十八日列岫軒書

證道歌註

證道歌。

從緣悟入之謂證。千聖履踐之謂道。吟咏其道之謂歌。故曰證道歌也。或人云。無修無證者。乃諸散聖助佛揚化。已於往昔證道不復更證。譬如出礦黃金無復為礦。即寶公。萬回。寒山。拾得。嵩頭陀。傅大士等是也。即有所證。須求師印可。方自得名為證。自威音王佛已前即可。自威音王佛已後。無師自悟盡屬天然外道。是故二十五大士所證圓通從佛印證。善財參五十三位知識從知識印證。乃至西天此土諸位祖師遞相印證。所謂佛佛授手祖祖相傳也。大師因看涅槃大經悟入。往曹溪。六祖印可。師到日。值祖坐次。遶禪床三匝。振錫一下。卓然而立。祖曰。夫沙門者。具三千威儀。八萬細行。行行無虧。大德從何方來。生大我慢。師曰。生死事大。無常迅速。祖曰。何不體取無生。了無速乎。師曰。體即無生。了本無速。祖曰。如是如是。須臾禮辭。祖曰。返太速乎。師曰。本非動靜。豈有速耶。祖曰。誰知非動。師曰。仁者自生分別。祖曰。汝甚得無生意也。師曰。無生豈有意。祖曰。若無意。誰生分別。師曰。分別亦非意。祖歎曰。善哉善哉。既蒙印可。方得名為證也。實非諸位小乘天魔外道。未得謂得未證謂證。古德云。世間文字法師暗證禪人。為佛法大患。誠可哀哉。今所證者則異於是。既即無生法忍也。此之大定。具足眾法。一正宗非異證。二圓契非空證。三究竟不異證。四設利下濟證。五道由法爾證。六了義非偏證。故得名為證也。然雖如是。猶涉義路分別。譬如有人撚空為線。欲其成就。徒廢精神。若是本分衲僧腦後眼開。當自知矣。

君不見。

君之一字。指決之辭。於斯薦得。總持門開。親見祖師本來面目。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皆從此入。所以善財參見眾藝童子言。我常唱此字母。入般若波羅蜜門。則知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也。於此不明。設使辭同炙[火*果]辯瀉懸河。翻被文字語言流浪無有了時。日來月往翰墨雲興。歲久時長編卷山積。究懷永歎惘怫長嗟。心地法門遠之遠矣。古德云。學道先須有悟由。還如曾闖快龍舟。雖然舊閣閑田地。一度贏來方始休。以此而推。須有發明悟入始得。故云。最初一句。同道方知。

絕學無為閑道人。

絕學者。絕世間之學。學無為之學也。世間之學非出離故也。無為學者。非小乘有為。入大乘無為也。小乘有為非究竟也。學般若菩薩與法冥合。於一切法應無所住。心無罣礙。得大自在。作而無作。為而無為。故云絕學無為也。閑道人者。與道相應。不與塵勞拘繫。故名為閑。良由一切眾生從無始來以

至今日。背覺合塵。於諸前境念念之中。隨逐諸塵無有暫捨。何由出離。學道之人能轉萬物。不為萬物所轉。目前千差心閑一境。水邊林下長養聖胎。看月色以逍遙。听泉聲而自在。故云絕學無為閑道人也。

不除妄想不求真。

所言妄想者即虛妄想念也。良由一切眾生十二時中攀緣之心無有間斷。心如念水之龜。意似迎風之馬。未嘗停息。故名凡夫也。所言真者即一真佛性也。今此道人與法相應。不落凡聖二途。亦乃簡異二乘也。小乘之人厭離世間生死。樂求界外涅槃。學般若菩薩會萬法皈於自己。故云不除妄想不求真也。故脩山主云。具足凡夫法。凡夫不知。具足聖人法。聖人不會。聖人若會即是凡夫。凡夫若知即是聖人。此兩則語是一理二義。傳云。若辨得。不妨於佛法中有箇入處。若辨不得。莫道不疑。

無明實性即佛性。

無明者無般若大智之明也。佛性者即究竟清淨覺性也。從無始已來虛生浪死。不能出離。皆因無明而流轉也。故知無明即煩惱根本也。為八萬四千塵勞之果。作十二因緣之首。河沙煩惱由此而生。塵劫輪迴以之不絕。非想定後還作狸身。無明坑中猶為病行。古德云。疾如掣電。猛似狂風。瞥起塵勞速於瀑流之水。歛成五欲急過旋轉之輪。是以結搆四魔駟馳十使。皆無明之使然也。未了之人迷為實事。今此道人以般若智照了無明。即明明見佛性。故曰無明實性即佛性也。

幻化空身即法身。

既了無明即是佛性。當知幻身即是法身也。所言法身者。教有五分法身。一戒二定三慧四解脫五智見也。傳曰。智冥真境盡法為身故曰法身。法以軌持為義。身以積聚為義。此之法身能軌生一切法故。能遍攝一切法故也。達法之人。了父母緣生虛幻之身即是金剛常住不壞之身。故曰幻化空身即法身也。

法身覺了無一物。本源自性天真佛。

以般若智照五蘊皆空。無有一物。無有邊表。無有名字。強名法身也。昔太原孚上座為座主時。因講維摩經至法身義時。免道者在座下聽。乃問座主云。適來講者是諸佛法身。那箇是座主法身。座主云法身豈有二耶。道者云。如人說食終不濟飢。欲了心源以悟為則。師云。某甲說法身義祇如此。却請道者為說。道者云。且輟講三五日。於空室內靜坐體取法身。師一依所言。屏息諸緣端居靜室。早晨忽聞鼓角聲瞥然大悟。云始知本來無物。泊合一生空過。故云法身覺了無一物也。本源自性天真佛者。今若返本皈源不假修證。始知本來成佛。行住坐臥觸目遇緣。頭頭垂示法法齊彰。無非佛事。故法燈云。誰信天真佛。興悲幾萬般。蓼花開古岸。白鷺立沙灘。露滴庭莎長。雲收溪月寒。頭

頭垂示處。子細好生觀。

五陰浮雲空去來。三毒水泡虛出沒。

學法之人。了五陰不實猶如浮雲。知三毒虛幻還同水泡。所言五陰者。一色二受三想四行五識也。色以窒礙為義。受以納頌為義。想以想像為義。行以遷流為義。識以別識為義。了五陰即人空也。所言三毒者。一貪二嗔三癡也。於順境即起貪心。於逆境即起嗔心。以無智故容受則是癡也。了此則是法空也。五陰既如太虛浮雲空自去來。三毒還如水上之泡虛然出沒。洛浦云。祇知泡向水中出。豈知水亦從漚生。權將漚水類余身。五蘊虛攢假立名。達解蘊空漚不實。方能明見本來真。若未達此則生死海中虛出沒也。

證實相。無人法。剎那滅却阿鼻業。

無相之相故名實相。證此實相即無人法。二空也。以剎那至速頃能滅多劫重罪也。所言剎那者。譬如力士斷藕絲頃。不取方便唯取斷時。謂之剎那也。一剎那中具九百生滅。乃至速之頃也。所言阿鼻者即梵語也。此云無間。即極重地獄也。在七金山下。所謂嘑嘑[(口*皮)/女]嚩嚩嚩等。即八寒八熱是也。於諸地獄極重極苦。其中受罪無有間斷也。今與法相應。善惡諸相自然寂滅。古德云。我尚不可得。非我何可得。故云剎那滅却阿鼻業也。

若將妄語誑眾生。自招拔舌塵沙劫。

此即永嘉大悲願力發此言也。故知先聖恩重難報則可知矣。切恐末世眾生信根淺薄。向此門中退失道心。設此重誓也。若我妄語欺誑汝等。即當自墮泥犁地獄。拔舌犁耕受其極苦。非但一劫乃至經塵沙劫也。所言劫者。梵語具足應言劫波。此翻時分。劫亦多種。所謂芥子劫塵點劫拂石劫等。具如經論所載。今不言名号而言塵沙者。但言其多劫也。大師所說親證法門。欲令一切眾生見性成佛。豈有妄言。猶恐信之不及爾。

頓覺了。如來禪。六度萬行體中圓。

非漸次而知故云頓覺也。如來禪者。簡異四種禪那。一菩薩唯識禪。二聲聞偏空禪。三人天因果禪。四外道異計禪。今此定門即是世尊靈山會上以青蓮目瞬視迦葉。迦葉微笑。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。迦葉付阿難。阿難付商那和修。乃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西來東土。展轉至曹溪六祖。自後燈燈續燄祖祖聯芳。已至如今兩手分付。且道有分付無分付。若是本分衲僧自知落處。總謂之六度。別謂之萬行。此之行門皆在一念之中。本來圓滿也。所言六度者。謂布施。持戒。忍辱。精進。禪定。智慧也。皆言度者何也。為各有對治故言度也。布施度慳貪。持戒度毀犯。忍辱度瞋恚。精進度懈怠。禪定度昏散。智慧度愚癡。故云六度也。此之度門今非諸小乘分修六度。權位菩薩兼修六度。乃於一念之中圓修六度。故云體中圓也。

夢裡明明有六趣。覺後空空無大千。

迷時三界有。悟則十方空。故云夢裡明明有六趣。覺後空空無大千也。云六趣者。一人二天三脩羅四餓鬼五畜生六地獄也。皆言趣者其故何也。為一切眾生一念迷妄。業識茫茫。隨其業力自趣入於六道之中。非他人使然也。古德云。貪嗔愛水滋潤苦芽。一向徇塵不知返本也。所言空空者謂都無實義故也。無大千者即丈六金身所化之境也。今與般若相應。豈止能空六趣眾生。乃至三千大千世界所化之境亦無實義。故云覺後空空無大千也。

無罪福。無損益。寂滅性中莫問覓。

若一念相應則無罪福損益等相也。古德云。若人發心皈源。十方世界悉消殞。況其罪福者乎。既達諸法性空。寂滅性中即無我人眾生壽者等相。與般若無相法門相應。則不在語言詮辨問難。故云無罪福。無損益。寂滅性中莫問覓也。

比來塵鏡未曾磨。今日分明須剖拆。

一點靈光本來與十方諸佛無二無別。良由一切眾生從無量劫來。未嘗遭遇知識發明見性。譬若塵土之鏡久翳昏暗不能照物。今日既遇知識發明已見拂去塵垢。本來光彩驀然透漏照天照地。所以先德云。心光騰輝迥脫根塵。體露真常不拘文字。心性無染本自圓成。但離妄緣即如如佛。

誰無念。誰無生。若實無生無不生。

上句拈情。下句顯法。誰無念誰無生者。則是誰人無念誰人無生也。人之心念生滅無有間斷。其生滅心如落車聚不可勝數。念念之間無有停息。如燈焰焰似水涓涓。行則心稱十方。坐則意攀三世。故云誰無念誰無生也。若實無生無不生者。若實曉得無生之理。即不染一切諸法生相。無妨萬法之生也。脩山主云。萬法無生相。一年一度春。故云若實無生無不生也。

喚取機關木人問。求佛施功早晚成。

重為譬出令其易曉也。上來因說覺後空空無大千。無罪福無損益。寂滅性中莫問覓。永嘉切恐後人隨語生解作斷滅之見。故特此點竄也。學般若菩薩須遇知識發明已見。於有念中達其無念。於生滅中悟無生滅也。若謂一向無念無生為無生法忍。譬如機關木人亦無心念。欲期成佛無有是處。故云早晚成也。早晚者即江浙方言。猶何時可成也。

放四大。莫把捉。寂滅性中隨飲啄。

四大者謂地。水。火。風也。從無始來捨身受身。常為四大拘繫不得自在。今了四大性空。於法自在。在水全水。在火全火。在地全地。故脩山主云。地大不容水火風。一大既爾四大同。四大未嘗不周遍。周遍何曾有混融。狀若千燈同一室。又如萬像一鏡中。四大異名無四性。界處根塵識不通。若曉此旨

。故云放四大也。所言莫把捉者。既了四大性空。又向何處把捉。故云莫把捉也。寂滅性中隨飲啄者。若了四大本空。五陰非有。却好任意浮沉。隨緣飲啄。故盃渡云。麤也飡。細也飡。莫向凡夫相上看。也無麤。也無細。上方香積無根蒂。故云寂滅性中隨飲啄也。

諸行無常一切空。即是如來大圓覺。

非唯四大之相本空。亦乃所作諸行盡皆空寂也。言諸行者非止一行。乃至種種萬行。皆悉本來空寂。故經云。我今此身四大和合。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生垢色皆皈於地。唾涕膿血津液涎沫痰淚精氣大小便利皆皈於水。暖氣皈火。動轉皈風。四大各離。今者妄身當在何處。故云諸行無常一切空也。即是如來大圓覺者。既了諸法本來空寂。即與大圓覺性相應也。但猶一切眾生日用而不知。故裴相云。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。凡夫也。欲證圓覺而未極圓覺者。菩薩也。具足圓覺而住持圓覺者。如來也。故云即是如來大圓覺也。

決定說。表真僧。有人不肯任情徵。

內懷聖胎。發言殊異。果敢無猶豫之辭。故云決定說也。學般若之人識心達本。萬慮都忘。巍巍堂堂三界獨步。為法門之領袖。作人天之導師。故云表真僧也。有人不肯任情徵者。設或有人不肯我之所蘊無上妙法。以種種世智難問於我。我即一任佗人徵難也。古德云。直饒汝盡十方世界都作一箇問訊頭問我。不消老僧彈指一下。並乃高低普應前後無差。祇恐信之不及也。

直截根源佛所印。摘葉尋枝我不能。

直下頓入佛之知見。不隨漸次教相涉歷。故云直截也。先德云。祇此箇事。若在語言上。三乘十二分教豈不是無言說。因什麼道教外別傳。唯此一法直下明心。但求其本不徇其末。故云直截根源也。佛所印者。諸佛法門遞相印可。一印印定。起畢同時更無前後。故名曰印也。摘葉尋枝我不能者。名相之學猶如摘葉頭數法門。無有窮盡。徒自困疲終無所益。故曰我不能也。

摩尼珠人不識。如來藏裡親收得。

梵語摩尼。此云如意珠也。體性輕軟。潔淨如法。具諸功德。唯此一寶可喻佛性。人人皆有此寶而不得受用者何。為無明塵垢所覆不能自現。故云人不識也。如來藏裡親收得者。此摩尼珠非世所有。乃於如來秘密藏中親獲此寶。所言如來藏者。有在纏如來藏。有出纏如來藏。眾生常為三毒五陰煩惱所覆。雖有寶藏不得受用。謂之在纏如來藏也。若乃諸佛三德精明湛然圓滿。包容法界種種功德。謂之出纏如來藏也。藏即且致。阿那箇是珠。豈不見僧問南泉。摩尼珠人不識。如來藏裡親收得者。如何是藏。師云王老師與爾往來者是藏。僧云如何是珠。師乃召僧云師祖師祖。僧應諾。師云。去。你不曾我意去。莫道這僧不薦。設使薦得。我也知爾摸索未著在。

六般神用空不空。一顆圓光色不色。

此摩尼珠。珠有六竅。喻六根也。迷為六賊自劫家寶。所有無量功德法財盡為六賊所盜也。若乃悟之。謂之六般神用也。在眼曰見。在耳曰聞。在口談說。在足運奔。用無盡也。空不空者。此之妙用非其有無可見。所以道。若言其有。無狀無形。若言其無。聖有之靈。故云空不空也。一顆圓光色非色者。此之寶珠從無始來烜(達反起也)赫靈明。照十方界。故知真色無形而森羅大千。古德云。青青翠竹盡是真如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。故云一顆圓光色不色也。

淨五眼。得五力。唯證乃知難可測。

諸經皆云五根五力。今言五眼五力者。今按諸經論唯淨名經所出。且依文解之。所謂五眼者。一天眼二肉眼三慧眼四法眼五佛眼也。具足五眼為如來。即得五力現前。一信力二進力三念力四定力五慧力。故云淨五眼得五力也。唯證乃知難可測者。此之心地法門直須親證乃可得知也。如人飲水冷煖自知。則不可以情量測度。經曰。若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。如取螢火燒須彌山。縱經塵劫終不能著。故云唯證乃知難可測也。

鏡裡看形見不難。水中捉月爭拈得。

雖鏡裡之形可見。且水中之月不可取也。良由世人背此覺性。認其影像。流浪生死頭出頭沒。深著前境不能出離。故賢愚經云。譬如晴夜有眾獼猴。於樹井傍忽見月影。即便遞相下井捉月。欲其所得終不可也。良由一切眾生隨逐外緣。欲其返本亦復如是。故云水中捉月爭拈得也。

常獨行。常獨步。

達法之人不以萬法為侶。高超三界獨步大方。故曰常獨步也。未了之人無量劫來常與諸塵作對。既迷覺性深附塵緣。念念之間不能捨離。故經云。眼根受色。耳分別聲。鼻嗅諸香。舌舐於味。所有身根貪受諸觸。意根分別一切諸法。豈能絕前後際而獨行獨步耶。

達者同遊涅槃路。

達者達法之人也。涅槃者即不生不滅也。涅槃而不生。涅槃而不滅。即無生路也。經云。十方薄伽梵。一路涅槃門。此之一路。唯明心達本具大乘種性者。方能步步蹈佛階梯而全遊也。須知三果浩浩。六道茫茫。盡是失路頭人。是以千聖出興為一大事因緣。勸汝等諸人同行此路。自是諸人不肯。古德云。天堂路上生荊棘。地獄門前滑似苔。可謂少人蹈著也。

調古神清風自高。貌悴骨剛人不顧。

未了之人深著世緣。趣味浮艷精神昏亂。內失所守則非道人動靜也。有道之士不染世緣調格古淡。精神清爽道風高貌。故云調古神清風自高也。貌悴骨剛人不顧者。大修行人雖形狀枯頹。且心無貪欲。內有所主。剛如金石人罕識

之。閻浮提人深著色相。流轉生死無有出期而不省悟。是以聖人狀同貧士隱在世間。則不可測。故知本分道人內蘊般若不事華飾。風貌清古人罕識之。故云貌頹骨剛人不顧也。

窮釋子。口稱貧。實是身貧道不貧。

有道人假外飾故曰貧也。古德云。學道儼身三常不足。則斯謂之歟。釋子者。從佛受稱。具足應云釋迦氏。即五姓之一也。我佛因中為太子時。王有四子俱為王貶。此四太子以德皈人。即為強國。父王悔憶遣使往詔。四子辭過不皈。父王歎曰我子釋迦。即華言能仁也。今不言迦而言釋者。從其簡也。子者男子之通稱。故曰釋子也。口稱貧者。口雖稱貧。內蘊聖法。實非貧也。實是者乃諦實之言也。身貧者。為闕世財七寶等也。道不貧者。若論其道則河沙功德無量法財用無窮盡。雖無卓錫之地。實是價直娑婆。故曰實是身貧道不貧也。下文明出也。

貧則身常被縷褐。道即心藏無價珍。

貧則身乏嚴飾。謂之身貧也。其道可尊可貴。實非貧也。古德云。袈裟破後重重補。糧食無時旋旋營。是以迦葉著糞掃衣。佛贊為上行之衣。節食儉衣為知足故也。道則心藏無價珍者。世間七珍金銀琉璃珊瑚車渠真珠碼瑙等寶。皆有價直。唯有心寶故無價也。達磨云。於諸法中心法為上。於諸寶中心寶為上。此寶無形。非具道眼卒難可見。故曰藏無價珍也。

無價珍。用無盡。利物應緣終不悵。

再言無價珍者。明此寶實非世間之寶也。用無盡者。世間之寶皆有限量。用皆有盡。設使壽同彭祖(保八百年人也)。富似石崇(富無雙貴人也)。乃一世之榮也。唯此心寶用無盡也。上至十方諸佛。經無量劫。受用不盡。西天二十八祖用不盡。唐土六祖用不盡。天下老和尚用不盡。即今山僧用不盡也。利物應緣終不悵者。十字街頭堂堂分付。何曾悵惜。自是時人不肯承當。古德云。驪珠不是驪龍惜。自是時人不解求。

三身四智體中圓。八解六通心地印。

三身四智八解六通者。乃覺性功用得名也。地以能生為義。印以号令為義也。所言三身者。法身。報身。化身也。四智者大圓鏡智。平等性智。妙觀察智。成所作智也。八解者。一內觀色解脫。二外觀色解脫。三淨處解脫。四無邊處解脫。五識無邊處解脫。六無所有處解脫。七非想處解脫。八究竟滅處解脫。此八處解脫即八識解脫。所言八識者。即眼耳鼻舌身意為六識。七傳送識。八阿賴耶即含藏識也。所以轉八識為四智。束四智為三身也。今言轉八識為四智者。轉眼耳鼻舌身意六識為妙觀察智。轉七傳送識末那含為平等性智。轉八含藏識阿賴耶識為大圓鏡智。束四智為三身者。以成所作智妙觀察智為化身

。平等性智為報身。大圓鏡智為法身。此之三身祇一身也。要識一身麼。頭圓象天。足方似地。古貌稜層。丈夫意氣。

上士一決一切了。中下多聞多不信。

無上妙法。唯上人所聞即能諦了。故云上士一決一切了也。是以上士相見目擊道存。中下之人祇益多聞。所以云言多則去道轉遠。故曰中下多聞多不信也。然則三教所有言詮則皆然也。大乘菩薩一聞千悟得大總持。諸小乘人不任此法也。老子云。上士聞道懃而行之。中士聞道若存若亡。下士聞道而大笑之。不笑不足為道也。傳云。可與言而與言。不可與言而不與言。可與言而不與言謂之失人。不可與言而與言謂之失言也。故寒山詩云。上人心猛利。一聞便知妙。中流心清淨。審思云甚要。下士鈍暗癡。頑皮最難裂。直待血淋頭。始知自摧滅。看取開眼賊。鬧市集人決。死屍棄如塵。此時向誰說。男兒大丈夫。一刀兩斷截。人面禽獸心。造作何時歇。先聖激勵如此。其有善根者聞之必有感焉。

但自懷中解垢衣。誰能向外誇精進。

垢衣者即無明煩惱也。衣者以蓋覆為義。垢者即塵垢也。塵以染污為義。此之無明能蓋覆清淨法體。能染污微妙覺性。故喻垢衣也。但自懷中解垢衣者。況此己事非他人可為故也。從等覺已還皆是垢衣大士也。見性之人潛藏密用。不為塵勞無明蓋覆。故云解垢衣也。古德云。卸却膩脂帽子。脫却骨臭布衫。擺手出荊棘林。得大自在也。小乘之人專求事相。雖身圍法座。心遶法塵。是外誇精進也。寶公人定亥。勇猛精進成懈怠。即其謂也。

從佗謗。任他非。把火燒天徒自疲。

以言毀辱謂之謗。以是為不是謂之非也。見性之人十二時中所遇順逆之境心則安然。不為萬境所轉也。一任毀謗於我。我既不受。惡言謗瀆返自皈己。所謂自作自受也。譬若有人手執火燧擬欲燒天。徒自困疲終不可得。故云把火燒天徒自疲也。

我聞恰似飲甘露。銷融頓入不思議。

我聞毀謗之言。恰似飲甘露。心自清涼不生熱惱。未了之人聞毀謗是非之言。心生煩惱。所謂驀然一處撥著。三處一時火起。不可止也。古德云。覺華有種無人種。心火無烟日日燒。唯見性之人所聞逆順之言。心得自在。即入不思議解脫妙門。故云銷融頓入不思議也。

觀惡言。是功德。此則成吾善知識。

耳聞惡言不起嗔心。即能成就定慧之力也。不為六賊盜竊家寶。功德法財從此增長。則知彼毀謗之人返乃為我善知識也。不言聞惡言而言觀者。即六根互用也。我佛世尊成道之日。群魔競作。如來哀愍此輩。即入慈心三昧。是時

魔眾終不能害。此乃成就萬德莊嚴定慧功德也。

不因訕謗起怨親。何表無生慈忍力。

若不因上來訕毒毀謗之言加及於我。我即了善惡之聲皆不可得。譬若風過樹頭。祇聞其聲不生分別善惡之音。即起怨親平等之心。以能成就慈悲喜捨四無量心。即於時中所遇逆順之境。以平等心坦然自在無有罣礙。若不如此。則何以表我無生慈忍道力耶。

宗亦通。說亦通。

宗通者即法通也。法非言說。言說非法。雲門云。東海鯉魚打一棒。雨似盆傾。天衣云。山僧倒騎佛殿。諸人返著草鞋。乃至青平般土。皈宗拽石。德山入門便棒。臨濟入門便喝。如上垂慈。若無悟心如何明得耶。直須洞明宗旨。深達本源。直下明宗。不同圓漸。故曰宗通也。說通者即義通也。善能講說十二部經。明法相數一一了知。無有疑誤。故曰說通也。今言宗亦通說亦通者。則是法義雙通。能具此者極難得其人。法門後進不曉其旨。互相是非。傳曰。西天則分河飲水。此土乃禪律相非。皆不明法義二門也。圭峯云。經如繩墨。指定邪正。繩墨非巧。巧者必以繩墨為憑。經論非禪。參禪者必以經論為準。古德云。今人看古教。未免心中鬧。欲免心中鬧。應須看古教。傳云。經是佛語。禪是佛心。諸佛心口必不相違也。大師始者聽習天台智者教觀。後有發明知見。往曹溪六祖印可。故深明此旨。故曰宗亦通說亦通也。

定慧圓明不滯空。

因中謂之止觀。果上謂之定慧。定慧不二謂之圓明。此圓明之性非小乘斷定。故曰不滯空也。良由一切眾生從無量劫來為無明煩惱所醉。不能出離生死者。唯無明昏散所病也。是以聖人立止觀二法治之。即以止止散。即散而寂。以觀觀昏。即昏而朗。則轉成定慧二法。定慧不二謂之圓明。圓明一法也。此之一法。諸佛功德無量法財妙用無盡。皆在圓明華藏海中受用也。

非但我今獨達了。恒沙諸佛體皆同。

真覺白云。非獨我今達了如上圓明法性。乃至恒沙諸佛圓明覺體盡皆同也。故經云。不唯我知是相。十方佛亦然。所言恒沙者。從喻得名也。西竺有河名曰恒河。此河方四十里。其中有沙。沙細如麵。世尊說法多以此河中沙比其數量。今永嘉依經而言也。

師子吼。無畏說。百獸聞之皆腦裂。

師子為獸中之王。若哮吼一聲。群狐屏跡。百獸悉皆腦裂恐怖而走。以喻大乘菩薩所說圓頓法音。魔宮振動。諸小乘器不任大法。各生疑惑而不悟解。所以華嚴會上如聾如瘖。不能信受。祇如德山入門便棒。臨濟入門便喝。能有幾箇承當。

香象奔波失却威。天龍寂聽生欣悅。

香象喻小乘聲聞緣覺定性之人不能回心向大。所聞圓頓大乘不能諦信。是以法華五千退席禮佛而去。譬若象王雖有威德。若聞師子吼時即失威奔走。故曰香象奔波失却威也。天龍寂聽生欣悅者。諸天龍王聞師子吼時心則欣然而悅也。以喻大乘菩薩之人聞佛所說大法。心生歡喜踊躍無量也。如須菩提在般若會中聞佛所說般若喜極成悲。故金剛經云。爾時須菩提涕洟悲泣而白佛言。希有世尊。我從昔來所得慧眼。未曾得聞如是之經。即其義也。

遊江海。涉山川。尋師訪道為參禪。

所遊江海涉歷山川。途路疲勞奔馳南北。非為別事。乃為參尋知識決擇死生。所謂無常迅速生死事大。古投子云。一切世人向緊急處却閑慢。閑慢處却緊急。若欲出離生死。須遇善知識為增上緣。發明己事。實非小緣也。所謂青山長在知識難逢。故曰尋師訪道為參禪也。

自從認得曹溪路。了知生死不相關。

自從往曹溪六祖印證心地法門。了知一切諸法無生無滅無去無來。若悟此箇法門。則了悟本來生死不相干涉。故云了知生死不相關也。若得如此也。妙用無窮通身應物。行住坐臥語默作做。舉動施為折旋俯仰。無非皆在大寂定中明明受用。下文可見也。

行亦禪。坐亦禪。語默動靜體安然。

祖宗門下頭頭垂示拍拍齊彰。傳曰。念念釋迦出世。步步彌勒下生。分別現文殊之心。動用運普賢之行。門門而皆出甘露。味味而盡是醍醐。不出菩提之林。長處華藏之海。晃晃而無塵不透。朝朝而溢目騰輝。豈勞妙辨以宣揚。何假神通而顯示。若如此也。行住坐臥觸目遇緣。雖應用千差且真如之性湛然不動。故云。行亦禪。坐亦禪。語默動靜體安然也。

縱遇鋒刀常坦坦。假饒毒藥也閑閑。

十二時中既動靜皆為佛事。假饒有人以利刀毒藥加及我。我則坦然閑暇無所畏也。故靈山會上有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。以宿命智各現過去殺父殺母及諸重罪。於自心中各懷疑怖。於是文殊仗劍持逼如來。世尊謂文殊曰。住住。不應作逆。勿得害我。我必被害。為善被害。文殊師利。從本已來無有我人。但以內心見有我人。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則名為害。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。於夢幻中無有我人。乃至能生所生父母。於是五百比丘同聲贊言。文殊師利大智士。深達法源底。自手握利劍。持逼如來身。如劍佛亦爾。一相無有二。無相無所生。是中云何殺。天衣徵云。作麼生說箇如劍佛亦爾。若明此箇因緣。故能縱遇鋒刀常坦坦。假饒毒藥也閑閑也。

我師得見然燈佛。多劫曾為忍辱仙。

非獨我今修此忍辱。乃至十方諸佛釋迦如來盡皆修此忍辱苦行也。所言然灯佛者。世尊因地為雪山童子時。值然灯如來出世。將五百金錢親買蓮華往彼獻佛。願我成等正覺。然灯如來為其授記。汝於來世當得作佛。號釋迦牟尼。說法度人與我無異。故云我師得見然灯佛也。忍辱仙者。世尊因地為忍辱仙人。在於山中修諸苦行。值歌利王與諸宮人入山遊獵。王晝寢時諸宮人各去遊山。忽見菴中有一仙人儼然獨坐。是諸宮人俱來瞻仰。王起問諸近臣。宮人何在。左右奏曰往彼仙人菴所也。王怒躬自拔劍殺彼仙人。於其手足節節支解。時彼仙人神色不動。王怪而問曰。我今殺汝汝還嗔否。答曰否。王曰汝雖不言嗔。必懷嗔怒。答曰我心若嗔不得平復。我心不嗔。使我此身平復如故。言訖。即時仙人平復如故。王見甚異驚怖而走。至於中路天降風雨霹靂雲霧。迷失道徑終不能去。迴入山中至仙人所求乞懺悔也。乃至捨身飼餓虎。割肉濟鷹飢。已至種種苦行非止一劫。故云多劫曾為忍辱仙也。

幾回生。幾回死。生死悠悠無定止。

此乃真覺傷歎之辭也。未發菩提心已前。經無量劫受無量身。生死海中浪自出沒無有了時。於不遷境上空受輪迴。向無脫法中妄生纏縛。如春蚕之作繭。似秋蛾之赴灯。以二見之絲。纏無明之質。以無明貪愛之翅。撲生死之火輪。從生至死無有休息。如繩繫飛鳥。放去又還來。故云。幾回生。幾回死。生死悠悠無定止也。

自從頓悟了無生。於諸榮辱何憂喜。

自從頓悟了一切法皆悉無生。則於諸榮辱之境有何憂喜。良由至人於生死界內得其自在。故寒山詩云。莊生說送終。天地為棺槨。吾皈此有時。唯須一番泊。死作餒青蠅。吊不勞白鶴。餓著首陽山。生廉死亦樂。若得其旨即頓悟了無生也。於諸榮辱何憂喜者。既能頓悟無生。生死尚得自在。即知榮辱之境則可外矣。榮辱既忘。憂喜之心從何而有也。

入深山。住蘭若。岑崑幽邃長松下。

入深山者。則非闐闐之處也。住蘭若者。具足應云阿蘭若。即僧舍也。岑崑者。山之高貌也。長松下者。即物外優遊之地也。見性之人隨緣度日任性逍遙。或入深山或居岩谷。隨處建立應物無方。無不可也。白雲青嶂。松下水邊。皆道人之境界也。

優遊靜坐野僧家。閨寂安居實蕭洒。

優遊者。不拘繫之貌也。出家之士識心達本。優遊三界脫洒四生。不為塵勞縈絆。逍遙自在。靜坐安居。故雪豆云。出家兒得與麼尊貴。得與麼高上。萬乘位高而不挹。五侯門峻而不趨。目對千山心閑一境。重重崑樹垂陰善吉之門。疊疊溪雲布彩維摩之室。此中相見。豈不快哉也。

覺則了。不施功。一切有為法不同。

覺了一切諸法即不施有為功行也。有為功行非究竟也。故寒山云。我見轉輪王。千子常圍遶。十善化四天。莊嚴多七寶。七寶鎮隨身。莊嚴甚妙好。一朝福報盡。猶若栖蘆鳥。還作牛領蟲。六趣受業道。沉復諸凡夫。無常豈長保。以此而知。有功之功效皆無常。無功之功效不虛棄。故云一切有為法不同也。

住相布施生天福。猶如仰箭射虛空。

住相布施者。不與般若相應。為著相故成有為功行。非究竟。故古德云。若般若不修。萬行虛設。所修功行不能稱性也。所言布施者。運心廣大謂之布。推己惠人謂之施。故曰布施也。即六度之一度也。生天福者。所感果報祇生天之福也。終非究竟。譬如仰箭射空。終不至天也。

勢力盡。箭還墮。招得來生不如意。

仰箭射空。勢力既盡終墜於地。人天福謝亦復如是。所謂人間四相天上五衰。皆福謝之相也。所言四相者。一生相。二老相。三病相。四死相也。五衰者。一花冠墮地。二目睫瞤動。三眷屬離散。四身光自滅。五不樂本官也。招得來生不如意者。古德云。人天福報為三生冤。人罕知之。良由世人因其福力不明其本就上增添。以此世福恣情娛樂。臨命終時福盡業在。返墮惡道受種種苦。故云招得來生不如意也。

爭似無為實相門。一超直入如來地。

故知諸位小乘人天福報有為之法皆非究竟也。爭似無為實相門。一超直入如來清淨覺地。此之一路。從來千聖不曾蹈著。向第二門中略憑言說。所以西竺初祖云。法本法無法。無法法亦法。今付無法時。法法何曾法。則法法絕待。盡皆照體獨立。如指不自觸。如刀不自割。如地不自堅。如水不自濕。如火不自熱。如風不自動。如耳不自聞。如鼻不自嗅。如舌不自了。如身不自覺。如意不自知。如眼不自見。所以云。若眼作眼解則生眼倒。若眼作無眼解則生無眼倒。若執有眼即迷其無眼。由有眼故則妙見不通。故經云。無眼無色。復有迷眼作無眼者即失其真眼。如生盲人不能辨色。故經云。譬如眼敗之士。其於五色不能復利。諸聲聞人亦復如是。唯其如來得真天眼。常在不昧。悉見諸佛國土。以不二見故。即不全凡夫。所見悉能見故。不全聲聞。所見不同凡夫所見。謂之超凡。不同聲聞所見。謂之越聖。既能超凡越聖。即達佛之知見。故云一超直入如來地也。

但得本。莫愁末。如淨琉璃含寶月。

若得其本。末可知也。古德云。今之講者偏彰漸義。禪者唯播頓宗。禪講相違。胡越之隔。由是人與法差。法與人病。佛意本末難見散義浩博難尋。然

而泛學雖多。秉志極少。以本接末則可知矣。故云但得本莫愁末也。如淨琉璃含寶月者。琉璃喻法身妙境。寶月喻解脫真智。境智冥合瑩徹十方。爍爍靈光騰今騰古。猶如琉璃盤內更盛明月也。

我今解此如意珠。自利利他終不竭。

如意珠者。摩尼寶珠也。唯此一珠具諸功德。於諸寶中此寶為上。利用如意。可喻心寶也。經云。獨王頂上有此一珠。不妄與人。此之一寶非從外得。但猶一切眾生妄念蓋覆不能明現。古德云。譬如衣下明珠。雖明不照。似宅中寶藏。似有如無。今日永嘉解此一珠賑濟有情。用無窮盡。故云終不竭也。

江月照。松風吹。永夜清霄何所為。

入夜月華牕底白。有時松韻枕根清。此箇消息。設使千聖出興。具無碍辨才。也說不及。放一線道。且向建化門中略憑話會。強而言之。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。一切眾生雖生其中而不自知。諸小乘人不能趣向也。此之境界不凡不聖。雖難可見。祇在目前。山高海濶栢短松長。柳綠花紅鶯吟鶴唳。江月照。松風吹。永夜清霄何所為。若是本分道人。一覺直到天曉也。

佛性戒珠心地印。霧露雲霞體上衣。

般若是一法。佛說種種名。或謂之佛性。或謂之戒珠。或謂之心地。或謂之心印。皆一法也。隨其功用各得異名。能覺知故名曰佛性。瑩淨無垢名曰戒珠。能生諸法名曰心地。號令群品名之曰印也。雖有三名而無三法。以此而推。森羅萬象觸目遇緣。器界山河皆同一體。霧露雲霞盡非他物。故曰霧露雲霞體上衣也。

降龍鉢。解虎錫。

鉢盂錫杖皆道具之名也。鉢盂即應量器也。錫杖者。振作錫聲也。所言降龍鉢解虎錫者。名隨緣起而得名。降龍鉢者。因世尊降火龍外道也。昔者有三迦葉投佛出家。退失道心。侍火龍外道。佛觀其根性既熟。即往度之。爾時往彼求宿。時迦葉言。此無空室可宿。唯有火龍石窟。還可宿否。佛往彼宿。是時中夜火龍現通。鼻中出烟鱗甲生火。逡巡熾然欲害於佛。爾時世尊即起慈心。現三昧火。漸漸明瑩。火龍毒火返自燒身無處逃避。唯見世尊寶鉢之中清涼廣大。乃自投身入於鉢內。故名降龍鉢也。解虎錫者。始因高僧稠禪師在懷州王屋山習定。見二虎鬪。即以錫杖以中解之。二虎各自分去。遂此名焉。故云降龍鉢解虎錫也。

兩鈷金環鳴歷歷。

兩鈷者。表真俗二諦也。六環者。表六波羅蜜也。中心表中道也。鳴歷歷者。振錫之聲。上士聞之即可入道。小乘錫杖即四鈷十二環也。四鈷表四諦。十二環表十二因緣。中心浮圖表住持三寶也。忽若在衲僧手中何如表示。祇如

大師當時持往曹溪親見六祖。遶禪床三匝。大振一下。且道成得什麼邊事。明眼衲僧試定當看。

不是標形虛事持。如來寶杖親蹤跡。

不是外現威儀標其形體虛然自謂任持也。故寶公云。丈夫運用堂堂。逍遙自在無方。一切不能為害。堅固猶若金剛。豈虛事持耶。如來寶杖親蹤跡者。經云。佛告比丘。汝等應受持錫杖。所以者何。過去如來現在諸佛皆執持故。為聖人標幟也。故曰如來寶杖親蹤跡也。如或不薦。問取德山老人。

不求真。不斷妄。了知二法空無相。

不求真。故越凡夫法也。不斷。妄故越二乘法也。二乘之人弃妄求真。斷煩惱求菩提。證有為涅槃。故非究竟出離之道也。大乘之人更不求真亦不斷妄。則知真妄二法本無相狀。故寶公云。也無頭。也無手。世界壞時渠不朽。故云了知二法空無相也。

無相無空無不空。即是如來真實相。

上句展轉拂迹。下句直明真諦也。因上所言不求真不斷妄了知二法空無相。永嘉切恐後人落在空無相中。故有此點示也。言無相者。即無諸事法也。無空者。即無諸理法也。無不空者。則能遣之法亦空也。即是如來真實相者。即入如來無相微妙法門也。

心鏡明鑑無罣碍。廓然瑩徹周沙界。

心鏡既明。鑒物無碍。傳曰。諸智慧者以譬喻得解。明心之士其心猶如明鏡。能接眾象盡入其中。無有罣碍。清淨含容無有邊際。古德云。打破鏡來與汝相見。盡十方世界是一面鏡。且向什麼處下手。若向這裡薦得。靈光透漏無蓋覆處。故云廓然瑩徹周沙界也。

萬象森羅影現中。一顆圓光非內外。

在天燦然。仰而觀之謂之萬象。在地卓爾。俯而察之謂之森羅。傳曰。森羅及萬象。一法之所印。豈從外得耶。祇在一切眾生一念心光影現之中。故云萬象森羅影現中也。一顆圓光非內外者。一點光明無表無裏。靈明烜赫瑩徹十方。無有內外。故肇法師云。會萬法皈於自己者。其為聖人乎。

豁達空。撥因果。漉漉蕩蕩招殃禍。

豁達空者。乃西天外道所修斷滅空也。撥因果者。一向著空撥無因果也。故知世出世間人天一切因果善惡等業毫髮不差。經云。假使百千劫。所作業不忘。因緣會遇時。果報還自受。且外道不知此法故迷因果也。既落斷滅之見。所招殃過不可言說。譬若大海漉漉蕩蕩無有邊表。故云漉漉蕩蕩招殃過也。

棄有著空病亦然。還如避溺而投火。

若弃其有見而著無見。則其病亦然也。故古德云。便擬疑心斂念接事皈空

。不瞬不動。閉目藏睛。隨有念起即便破除。細想纔生即便揭擦。如斯見解正是落空外道魂不散底死人。故云弃有著空病亦然也。譬如有人避大水之溺而投火燧之中。故云還如避溺而投火也。

捨妄心。取真理。取捨之心成巧偽。

若捨虛妄之心。欲取真如之理。則取捨之心成巧偽之行也。傳云。取一邊。捨一邊。徒增妄慮。執自性。逃自性。轉失真源。其由空有兩忘一味雙顯。居斷絕地即煩惱根。信不誣矣。故羅山云。麤飡易飽。細嚼難飢。根本差殊。良由自錯。學般若之人到此切須子細體究。

學人不了用修行。真成認賊將為子。

學般若之人不了心地法門而修有為功行。皆非究竟。盡屬有為。正在生死岸頭。如稜巖十種修仙與諸不了義權位行人。皆未能出離也。良由以取捨虛偽之心而謂修證無上菩提。猶如世人認賊為子欲其親的無有是處。故云真成認賊將為子也。

損法財。滅功德。莫不由斯心意識。

既認賊為子。法財功德如何保任。盡皆失去。故云損法財滅功德也。莫不由斯心意識者。對境覺知異乎木石名之曰心。以心籌量名之曰意。了了別知名之曰識也。以此三法遷流種種諸行。造作種種之業。皆由此也。傳曰。心異則千差競起。心平則萬法坦然。心染則六道四生。心空則一道清淨。故云莫不由斯心意識也。

是以禪門了却心。頓入無生知見力。

上來所修皆是無益苦行。固非真實也。唯般若一法方為究竟。大般若經云。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是諸佛母。能示世間諸法實相。出家之士得不盡心於此。是以雲門大師警策兄弟曰。一等是踏破草鞋行脚。拋却父母師長。直須者些子眼睛始得。若遇本色咬猪狗手脚。不惜性命入泥入水相為。有可咬嚼。眨上眉毛。高掛鉢囊一十年二十年。打取徹去。莫然不成辦。從上諸聖無不擊發勸於此箇門中用心。故云是以禪門了却心。頓入無生知見力也。

大丈夫。秉慧劍。般若鋒兮金剛燄。

世間之士。有慷慨之志。乘鎊錮之刃。以忠孝之心。佐贊明君。威武天下。謂之丈夫。今言大丈夫者。具出世之大智。秉智慧之劍。以般若為鋒鏃。中金剛為猛燄。破煩惱網。出生死境界。故云大丈夫也。傳曰。雖女人孺子。有此志者亦名大丈夫。雖八尺巍巍之士。無此志者不名大丈夫也。所言金剛者。金中最剛故曰金剛。極堅極利。喻般若焉。堅故萬物不能摧。利故摧萬物。唯帝釋有之。福薄者難見。其為用也欲擬皆空。擬山即山崩。擬海即海竭。其功力不可思議。故喻般若也。

非但能摧外道心。早曾落却天魔膽。

但猶獨也。非獨摧伏西竺六師外道之心。早曾落却天魔膽也。寶星經云。有一魔王於眾魔中而為上首。即於平日以手案地。三千大千世界悉皆搖動。佛成道時。領諸魔眾欲於佛前以手拍地。率須彌山惱害世尊。世尊即入慈心三昧。是時魔王方乃舉手。尚不見地。何況摩觸。是時魔王心膽驚懼而走。故云早曾落却天魔膽也。

震法雷。擊法鼓。布慈雲兮洒甘露。

般若是一法。佛說種種名。或謂之慧劍。或謂之法雷。或謂之法鼓。或謂之慈雲。或謂之甘露。即是一法隨其功用而得名也。能破疑網。極堅利故。謂之慧劍也。駭動物機。增長善業。故謂之法雷也。聚集人天。善能號令。故謂之法鼓也。能陰覆群生。皆得清涼。故謂之慈雲也。能濟熱惱。沃焦渴故。謂之甘露也。皆般若一法爾也。

龍象蹴踏潤無邊。三乘五性皆惺悟。

龍象蹴踏之所。固非驢騾所踐之地也。三乘者。一菩薩。二聲聞。三緣覺乘也。五性者。一善性。二惡性。三定性。四不定性。五闡提性也。三乘五性惺悟且致。忽遇三種病人來還接得否。患盲者拈槌豎拂他又不見。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。患瘖者教伊說又說不得。且作麼生接。若接此人不得。佛法無靈驗。昔人雖有此語。爭奈時機不薦。曾有僧請益雲門。師曰汝禮拜著。僧禮拜起。師以拄杖掙(涉票反。撞也)。僧退後。云汝不是患盲。復喚僧近前來。僧近前。云汝不是患聾。乃云會麼。僧云不會。云汝不是患瘖。其僧忽於言下有省。若薦得這箇說話。何止三乘五性盲聾瘖瘡悉皆惺悟。直是須教盡大地人普請作佛去。還委悉麼。雖然如此。若是明眼衲僧。也須子細詳辨。

雪山肥膩更無雜。純出醍醐我常納。

西竺雪山有草名曰肥膩。潔淨香美。白牛食之所出皆成醍醐上味。非此間腥羶雜血之乳其不潔也。雪山喻一真妙境。香草喻圓修八正道。牛喻照理真智。醍醐喻一乘妙法。以明菩薩不從漸次而修也。大乘根性從初發心便成正覺。所言我常納者。即學般若之士念念與般若相應也。故下文舉法皆入重重無盡事事無碍境界也。

一性圓通一切性。一法徧含一切法。

一性即一真之性也。一法即一心之法也。一性圓通一切性者。即一性圓通法界性也。一法徧含一切法者。即一心之法徧含無盡法也。壽禪師云。本生末而末表本。體用互興真成俗而俗立真。凡聖交映此顯彼而彼顯此。主伴齊參生成佛而佛度生。因果交徹境無自性而他成。自心無自性而自成他。理不成就而一即多。事不成就而多即一。相雖虛而恒冥一。體性雖實而常在萬緣。雖顯露

難以情求住。超然而無方。大用縱橫。幻境在一性而融真。是以八十卷華嚴大經所說。非昔有而今無也。傳曰。三十九品之勝典。終始交羅。一十萬頌之妙言。前後參應。十處十會如帝網之重重。十刹十塵如鏡象之涉入。舉一門則諸門頓顯。談一品則諸品齊彰。道樹始成九天全會。普光一集十處齊登。新舊無差。前後一念。故末山尼先聽大經。後因參有悟入。方信即今現在華嚴法界之中。有頌云。五蘊山頭古佛堂。毗盧晝夜放毫光。若能於此非同異。即是華嚴遍十方。故云一性圓通一切性。一法徧含一切法也。

一月普現一切水。一切水月一月攝。

一月普現一切水者。如青霄一月普現江河池沼滄海溪潭等。凡有水處悉皆現月也。一切水月一月攝者。眾水所現唯天上一月爾。華嚴一月三舟譬喻。經云。譬如停舟分月。彩舟從東去。一月往東。從西去。一月往西。舟從南去。一月往南。舟從北去。一月往北。常住之舟見月不動。如是四維十方盡皆見月。所以云。並安千器。千月不同。一道澄江。一月孤影。乃至淨水穢水清水濁水。甘甜苦澁鹹淡等水。如是於中一時普現。經云。我成道時。見一切眾生盡皆成道。傳曰。諸佛清涼月。常遊畢竟空。眾生心水淨。菩提影現中。信斯言也。

諸佛法身入我性。我性還共如來合。

眾生心內諸佛。念念證真。諸佛心內眾生。心心作佛。故云諸佛法身入我性。我性全共如來合也。良由諸佛親證法身也。眾生本具法身也。荊溪云。眾生理具諸佛成。成之與具。莫不性等。故云我性同共如來合也。故寒山云。嘗聞釋迦佛。親授然灯記。然灯與釋迦。祇論前後智。前後體非殊。異中無有異。一佛一切佛。心是如來地。即其謂也。

一地具足一切地。非色非心非行業。

上文曰一性圓通一切性。言無碍之性也。一法徧含一切法。言無碍之法也。一月普現一切水。言無碍之喻也。今言一地具足一切地。言無碍之功德也。所言地者。地以能生為義。即初地具足十地功德。故云一地具足一切地也。言非色非心非行業者。既一地具足十地功德。其功不可思議。則色心行業不可測度也。非色者。非窒礙之色也。非心者。非覺知之心也。非行者。非遷流造作之行也。非業者。非所作之業也。今為顯其法性。所以拈情。故下文以明妙用也。

彈指圓成八萬門。刹那滅却三祇劫。

一彈指頃成就八萬法門。一刹那間能滅三祇劫罪也。一念嗔心起。八萬障門開。今既悟入無生之理。八萬四千煩惱轉成八萬四千清淨解脫法門。即超三大阿僧祇劫。此修行功力也。故楞嚴經云。消我億劫顛倒想。不歷僧祇獲法身

。深可信矣。所言三祇劫。即三阿僧祇劫也。自古釋迦至尸棄如來為一劫。尸棄至然灯如來為一劫。然灯至毗婆尸如來為一劫。故云三祇劫也。此事且致。祇如禪月云。禪客相逢祇彈指。此心能有幾人知。如或未知落處。阿誰敢稱禪客。

一切數句非數句。與吾靈覺何交涉。

一切名言法相菩提涅槃真如解脫。非有非無非凡非聖。頭數法門無有窮盡實非究竟。故云一切數句非數句也。藥山初參石頭便問。三乘十二分教。某甲粗亦研窮。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。特來禮拜。伏望和尚慈悲開示。師云。恁麼也不得。不恁麼也不得。恁麼不恁麼總不得。若薦得這箇因緣。許你出荊棘林。具衲僧眼。故云與吾靈覺何交涉也。

不可毀。不可讚。體若虛空勿涯岸。

毀譽不動者。唯見性之人方能解脫也。未了人於一切順境。聞讚譽之言即心生歡。喜於一切逆境聞毀辱之言。即心生忿怒。皆不了語言性空也。達法之士了毀譽之言不可得。與法體相應。猶如虛空勿有涯岸。故云。不可毀。不可讚。體若虛空勿涯岸也。

不離當處常湛然。覓則知君不可見。

佛身充滿於法界。普現一切群生前。即是不離當處常湛然也。謂此靈覺之性不離十二時中見聞覺知。若離見聞覺知之外別求覺性。無有是處。祖師云。將心覓心。豈非大錯。敢問諸人。阿那箇是當處。若向這裡覷得破。與十方諸佛同共受用等無有異。如或不然。盡是埋沒家寶。辜負己靈。隨行數墨。謾自推求。古德云。譬如騎牛討牛無有是處。故云覓即知君不可見。

取不得。捨不得。不可得中只麼得。

靈光洞達無所不遍。諸佛悟之而不曾得。眾生迷之而未曾失。傳曰。譬如有人怖空而走。雖則而走且步步不離於空。於彼求空了不可得。故云取不得捨不得也。不可得中只麼得者。此宗旨當於聞思修體究而得之。經云。佛告沙門。汝處于家昔為何事。對曰亦常彈琴。佛言絃緩如何。對曰不鳴矣。絃急如何。對曰其聲絕。急緩得中如何。對曰清音普矣。佛告沙門。學道亦然。心若調通。道可得矣。故曰不可得中只麼得也。若是明眼衲僧。應不錯舉也。

默時說。說時默。

默時說者。即是默時常說也。僧問投子。如何是十身調御。投子下禪床立。且道說箇什麼。是知默時常說。說時常默也。如世尊說法。一切經首皆有妙旨。人罕知之。如金剛經云。爾時世尊。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。於其城中次第乞已。還至本處。飯食訖。收衣鉢。洗足已。敷座而坐。時長老須菩提在大眾中即從座起。偏袒右肩右膝著地。合掌恭敬而白佛言。希有世尊。如

來善護念諸菩薩。善付囑諸菩薩。又圓覺經云。一時婆伽婆入於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一切如來光嚴住持。是諸眾生清淨覺知身心寂滅平等本際圓滿十方不二隨順。乃至於不二境現諸淨土。如楞嚴經云。即時如來敷座宴安。為諸會中宣揚深奧。法筵清眾得未曾有迦陵仙音徧十方界。故知默時常說也。說時默者。一大藏教金口所宣未曾道著一字。經云。始從成道夜。終至跋提河。於是二十間。未曾說一字。且道畢竟是有說無說耶。所以天衣云。若言有說。謗如來。若謂不談。邪見在。若向這裡覷得破。方可稱唱宗風提綱祖令也。

大施門開無壅塞。

諸佛出世說法。普令一切眾生成佛。為大施主度脫有情。故云大施門開也。乃至西竺諸佛祖各各說法利樂有情已。至唐土諸祖天下老宿巧便施說種種法門。所以雪峯輓毬。石鞏架箭。天皇餠餅。國師水椀。雲門三句。洞山五位。靈雲見桃花。法眼透聲色。首山新婦。道吾樂神。瀉山水牯。汾陽師子。百丈捲席。俱抵一指。皆諸善知識大施門開也。古德云。盡十方世界是箇解脫門。把手拽不入。有何壅塞耶。故云大施門開無壅塞也。

有人問我解何宗。報道摩訶般若力。

若或有人問我解何宗旨。報道摩訶般若力也。梵語摩訶。此云大。多。勝。即多含不翻也。梵語般若。此云智慧。即生善不翻也。言摩訶般若者。信解則位齊諸祖。受持則福蓋人天。故傳云。故知般若是善惡徑之導師。迷暗室之明炬。生死海之智楫。煩惱病之良醫。破邪山之大風。敵魔軍之猛將。照幽途之赫日。警昏識之迅雷。扶愚盲之金篋。沃渴愛之甘露。截疑網之慧劍。給孤乏之寶珠。若般若不明。萬行虛設。故云摩訶般若力也。

或是或非人不識。逆行順行天莫測。

般若之力既得現前。以大悲心入[邱-丘+(厂@(田/壺))]垂手接物利生。縱橫應用種種施為皆為佛事。譬如耆婆攬草。信手拈來皆為妙藥。故經云。得念失念無非解脫。成法破法皆名涅槃。智慧愚癡通為般若。菩薩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。無明真如無異境界。諸戒定慧及姪怒癡俱是梵行。故云。或是或非人不識。逆行順行天莫測也。

吾早曾經多劫修。不是等閑相誑惑。

永嘉自云。我今於法受用得其自在。莫非宿有般若種性。豈是今等閑之事。嘗試論之曰。佛道長遠。久受勤苦乃可得成。今永嘉纔往曹溪。便悟般若能說法利人耶。假使有人致難問我。我即報言。吾非今生一世所修。乃至非三四五劫修習般若。故云多劫修也。既是多劫修習。非是等閑以言欺誑惑亂汝等。故云不是等閑相誑惑也。

建法幢。立宗旨。明明佛勅曹溪是。

諸佛出世以至天下老和尚出世。皆是建大法幢豎立宗旨也。明明佛勅曹溪是者。祖師從西土至。此道傳至六祖。其所建立已成法席矣。非獨諸佛冥加宿受記莚而引弘大事。乃從我佛釋迦如來親傳心印至曹溪。故云明明佛勅曹溪是也。所言法幢者。幢以建立為義也。故知建立法幢實非小緣。諸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。皆為此也。無量菩薩帶果行因。亦為此也。諸二乘人內藏菩薩行。外現是聲聞。亦為此也。以至梵王前引。帝釋後隨。亦為此也。諸經皆以一法為主。眾法為伴。遞相建立也。故下文明西竺此土建立法幢之義。

第一迦葉首傳燈。二十八代西天記。

始自世尊靈山會上。以青蓮目瞬視迦葉微咲。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。是最初傳法。故云首傳燈也。二十八代西天記者。初祖迦葉傳二祖阿難。阿難傳三祖商那和修。修傳四祖優婆毘多。多傳五祖提多迦。迦傳六祖彌遮迦。迦傳七祖婆須密。密傳八祖佛馱難提。提傳九祖伏馱密多。多傳十祖脇尊者。尊者傳十一祖富那夜奢。奢傳十二祖馬鳴。鳴傳十三祖迦毗摩羅。羅傳十四祖龍樹。樹傳十五祖迦那提婆。婆傳十六祖羅睺羅多。多傳十七祖僧伽難提。提傳十八祖伽耶舍多。多傳十九祖鳩摩羅多。多傳二十祖闍夜多。多傳二十一祖婆修盤頭。頭傳二十二祖摩拏羅。羅傳二十三祖鶴勒那。那傳二十四祖師子。子傳二十五祖婆舍斯多。多傳二十六祖不如蜜多。多傳二十七祖般若多羅。羅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。故云二十八代西天記也。

歷江海。入此土。菩提達磨為初祖。

梵語菩提達磨。此云覺法。西竺為二十八祖。此土為初祖。本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太子也。遇二十七祖。祖知其密迹發明心要。乃記之曰。未可遠遊。且止南天。待吾滅後六十七載。當往震旦大興佛事。汝至南方勿住。彼唯好有為功業。不見佛理。汝縱到彼。不可久留。聽吾偈云。路行跨水復逢羊。獨自悽悽暗渡江。日下可怜雙象馬。二株嫩桂久昌昌。師在本國以知見力破彼六宗異見。法師令其捨小皈大。一有相宗。二無相宗。三定慧宗。四戒行宗。五無得宗。六寂靜宗。各封己解別展化源。聚落崢嶸徒眾甚盛。大師乃喟然歎曰。彼之一師已陷牛跡。況復支離繁盛而分六宗。我若不除永纏邪見。一一說其宗旨。各自知無所皈。然後返本悟入。大師學該三藏。尤專定業。排不知也。師自南天竺泛海。經涉三年。時普通八年九月二十一日至廣州。刺史蕭昂表聞武帝。帝覽奏遣使齎詔迎請。十月一日至金陵。詔迎至金陵。帝問。朕即位已來。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。有何功德。師曰。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。如影隨形。雖有非實。帝曰如何是真功德。師曰。淨智妙圓。體自空寂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。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。師曰廓然無聖。帝曰對朕者誰。師曰不識。帝不領悟。師知機不契。是月十九日潛回江北。十一月二十三日屈于洛陽。後

當魏孝明帝大和十年也。寓止于嵩山少林。面壁而坐。終日默然。人莫測之。即禪宗初祖也。

六代傳衣天下聞。後人得道何窮數。

大師既少室九年未卜知音。時有僧神光者。曠達之士也。久居伊洛。博覽群書。善談玄理。每歎曰。孔老之教禮術風規。莊易之書未盡妙理。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。至人不遙當造玄境。乃往彼晨夕參承。師常端坐面壁莫聞誨勵。光自惟曰。昔人求道。敲骨取髓。刺血濟飢。布髮掩泥。投崖飼虎。古尚若此。我又何人。其年十一月九日夜。天大雨雪。光堅立不動。達明積雪過膝。師憫而問曰。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。光悲淚曰。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群品。師曰。諸佛無上妙道。曠劫精勤難行能行。非忍而忍。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。徒勞勤苦。光聞師誨勵。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于師前。師知是法器乃曰。諸佛最初求道。為法忘形。汝今斷臂吾前。求亦可在。遂易名曰慧可。光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。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。光曰。我心未寧。乞師與安。師曰。將心來。與汝安。光曰覓心了不可得。師曰我與汝安心竟。既從此悟入。即為二祖也。所云六代傳衣者。二祖既得之初祖。皆以衣盂相傳。初祖自西竺傳衣東土以表其信。至曹溪六祖其道已行。便不傳衣唯傳法也。達磨傳可。可傳璨。璨傳信。信傳忍。忍傳能。能即曹溪六祖大師也。其道盛行於世。謂之六代傳衣天下聞也。自後得道者不可勝數。故云成佛作祖者匝地普天。參禪學道者如麻似粟。故云後人得道何窮數也。

真不立。妄本空。有無俱遣不空空。

真既不立。妄亦本空。良由真妄本無自性。因真立妄。因妄立真。古德云。單真不立。獨妄難成也。有無雙遣者。有無亦相待而立。今既雙遣。不空亦空也。故云有無雙遣不空空也。此之數句。大師欲顯其法。故雙拈真妄有無之情爾。

二十空門元不著。一性如來體自同。

二十空門者。如來破二十種執有之見。因成二十空名。故大般若經云。所謂內空。外空。內外空。空空。大空。勝義空。有為空。無為空。畢竟空。無際空。散空。無變異空。本性空。自相空。共相空。一切法空。不可得空。無性空。自性空。無性自性空。雖有二十空名。其體即一法也。今明法性之理不同二十之空。故云元不著也。一性如來體自同者。迥出外道六十二種異見。即與般若涅槃妙心冥合。故云體自同也。

心是根。法是塵。兩種猶如鏡上痕。

心是根者。根以能生為義。良由此心能生一切善不善法。故名根也。法是塵者。法雖能軌持萬物。猶如妙藥。病若愈則藥必無用。故法是塵也。此之二

法皆有窒碍。使人心光不能透漏。如鏡上之痕也。所以云。根塵相對。翳障心光。返本明心。良由此也。

痕垢盡除光始現。心法雙亡性則真。

痕垢若盡。心法雙亡。自然心光透脫。明見佛性也。古德云。一翳在眼空花遍界。一妄在心河沙生滅。翳消花盡。妄滅證真。病差藥除。冰消水在。靈丹一顆點絳成金。至理一言轉凡為聖。故云性即真也。

嗟末法。惡時世。眾生福薄難調制。

嗟即歎辭也。世尊出世轉大法輪。利益有情。正法一千年。像法一千年。末法一萬年。大師出世正當像法。早嗟歎如此。即今則可知矣。故云。嗟末法。惡時世。眾生福薄難調制也。末世弘道不明大旨。各守門庭互相堅執。盡為法病。故下文可見也。

去聖遠兮邪見深。魔強法弱多怨害。

去聖遙遠。邪見轉深。於正法中返生怨害。是以達磨西來擊齒服毒。聖師尚爾。豈況人師耶。諸佛出世莫不興慈運悲接物利生。魔強法弱而於聖心不知恩德。況今天下昇平日久。國王大臣受佛付囑弘護三寶。諸方法席興盛。出家之士當起難遇之心。參尋知識決擇生死。以求出離。報答四恩。即其宜矣。然而其中有雖學佛法。不知有教外別傳者亦有之也。有身居貴位忘宿世所修。而於佛法為其障礙者。必有之也。有雖傳持佛法。各以宗派不同互相攻擊者。亦有之也。此皆為法門魔事。盡非通人。若是本分當人。必不如是。故圭峯云。諸宗門下皆有達人。然各安所習。通少局多。以承稟為戶牖。各自開張。以經論為干戈。互相攻擊。情存函矢而遷變。法逐人我以高低。致使是非紛拏。莫之辨析。故云魔強法弱多怨害也。

聞說如來頓教門。恨不滅除令瓦碎。

如來唯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。世有魔王。雖與佛同時而不信有圓頓法門。聞佛所說悉皆毀謗。恨不滅除令如瓦碎也。世人有無大乘根性者。亦不信有悟入法門。而於釋門身雖出家。尚自不信。故有之也。古德云。不可向翳目人前說空中無花。不可向狂病人前說面前無鬼。空廢語言應不信受。直須目淨心安。當自知矣。

作在心。殃在身。不須怨訴更尤人。

世人所造無量無邊之業。皆妄心所作。故云作在心也。所感無量苦果。地獄畜生餓鬼種種等形。受種種苦。古德云。負鞍啣紼為誰來。昔時祇為行心錯。故云殃在身也。皆是自作自受。非他人所致。故云不須冤訴更尤人也。世間之苦乃止一世。地獄之苦無有窮盡。劍樹刀山種種不可說苦。此方受盡世界壞時更移他方地獄受罪。報盡更生畜生。驢馬皆非別人。唯自作自受也。

欲得不招無間業。莫謗如來正法輪。

謗法之罪非小過也。毀般若罪業皆落地獄。亦非輕計。地獄皆無間地獄。即極重獄也。時數久遠皆論劫數。謗法報非一。具如藏經所載。或為九頭龜。或患白癩疾等。良由十方諸佛出世悉皆讚歎一乘妙法。十方諸佛由證法故得成無上正等菩提。今却返謗其罪。宜矣。故云莫謗如來正法輪也。

栴檀林。無雜樹。鬱密深沉獅子住。

栴檀林喻一真妙境。無雜樹者。無小機權位之雜也。鬱密森沉者。鬱密即繁茂之貌也。森即幽邃之貌也。師子住者。以喻法性之境。唯大乘菩薩所住。人天小機即不能知。故知無上般若唯接上根上士。中下之機卒難悟入。故云。栴檀林。無雜樹。鬱密森沉獅子住也。

境靜林間獨自遊。走獸飛禽皆遠去。

無為大道唯大乘菩薩履踐。諸小乘人與諸權位行人不能措足。師子喻大乘菩薩也。走獸飛禽喻人天二乘小機也。是以法華五千退席不任此事。一真妙境唯上士所遊。中下之流卒難摸索。故云。境靜林間獨自遊。走獸飛禽皆遠去也。

獅子兒。眾隨後。三歲便能大哮吼。

所言獅子兒者。喻菩薩初發心時即便成等正覺也。超過聲聞緣覺諸小乘眾。故云眾隨後也。三歲即表見性之人圓修三法也。智者云。空也者泯一切法也。假也者立一切法也。中也者妙一切法也。空不定空。空處當體即空即假。假不定假。假處當體即空即中。中不定中。中處當體即空即假。此之三法。不縱不橫不並不別。一處常三三處常一。所以云三諦三觀三非三。三一三無所寄。諦觀名別體復同。是故能所二非一也。悟入之士圓證三法。所說法門皆中道實相。故云三歲便能大哮吼也。

若是野干逐法王。百年妖怪虛開口。

野干喻凡夫二乘也。師子喻大乘菩薩也。菩薩之人深悟法性。從初發心便成正覺。所說法門悉皆稱性也。二乘凡夫諸權位人不能明見佛性之者。所說不明究竟實相之理。猶如百千妖怪虛開口。終無所益也。故云百千妖怪虛開口。

圓頓教。勿人情。有疑不決直須爭。

圓謂圓滿。頓非漸次也。教者効也。聖人備下文言。詮理化物為義也。圓頓之教。不假漸次。超入佛境。傳曰。譬如太子具王義之德。迦陵超眾鳥之音也。勿人情者。勿猶眾也。一切眾生若有疑情不決。直須明了。此非世間之學。為生死事大。實非容易。故下文明其因果也。

不是山僧逞人我。修行恐落斷常坑。

此是永嘉自謂也。豈是山僧馳逞人我之心。切恐未來之際一切眾生於法門

中發心修行。錯悞用心。墮落斷常二見。此之二見能陷人。故名之為坑。如世坑塹也。西天有九十六種外道。不出此見。故法華經云。若有若無等。依止此諸見。具足六十二。即其義也。

非不非。是不是。差之毫釐失千里。

非不非是不是者。乃明是非之相分明。不可錯亂也。非豈不是非乃真非也。是豈不是是乃真是也。雖則是非無主。不可瞞盱佛性籠統真如也。差之毫釐失千里者。毛中長者曰毫。釐者十釐為一毫。若差之毫釐之間。則失之千里萬里。故下文深明是非之相也。

是則龍女頓成佛。非則善星生陷墜。

龍女善星者。明顯是非之相也。昔日靈山會上有一龍女獻佛寶珠。世尊受之而為說法。悟無生忍即往南方無垢世界坐寶蓮華成等正覺。號華嚴如來也。非則善星生陷墜者。昔有比丘名曰善星。念得十八香象駝經。生身活陷地獄。謂不見佛性說法返成謗瀆。故則有所警策也。

吾早季來積學問。亦曾討疏尋經論。

今欲明無相之功。先明有相之理。大師少時歷諸講肆。聽集天台智者教觀。深於經論。積學博問也。先德云。五夏已前精研律部。大明經論。然後參尋知識。決擇生死。乃入道敘也。非宿有乘種願力。罕能全此。從上諸聖莫不皆然。達磨祖師學該三藏尤專定業。非不知也。後之學者不能及此。返為謗說。深不可也。譬如筌蹄有獲魚兔。既獲魚兔筌蹄可忘。下文可見也。

分別名相不知休。入海筭沙徒自困。

經論之學豈有過失。乃我佛如來金口所說。於無量國中乃至名字不可得聞。何況得見。故知教不迷人自迷教也。古德云。看經須具看經眼。眼若不明返為名相所眩。不窮心地一向多聞。所以云。縱多學。也成貪。那箇回頭解自慚。伶俚枉作他鄉客。本分門風不荷擔。譬若入海筭沙徒自困爾。

却被如來苦訶責。數他珍寶有何益。

如來訶責多聞之士。雖則多聞。不獲修證。經云。如人數他寶。自無半錢分也。既非己寶。數至終日雖知數量。不得受用。於己有何益也。所以云。譬如終朝說藥而自困於沈痼。有若長年問程而不動跬步。得魚忘筌者。罕遇其士。執指為月者。實繁有徒。即其義也。

從來蹭蹬覺虛行。多年枉作風塵客。

從來者。從無始來也。蹭蹬者。行不進之貌也。虛行者。未有地頭而虛行也。從無始已來以至今日。經生死嶮道。徒自困疲。於涅槃路上未曾踏實。故云覺虛行也。多年枉作風塵客。譬如世人飄蓬南北。千里家鄉轉遠。枉作風塵之客也。古德云。門前無限路。誰是到家人。

種性邪。錯知解。不達如來圓頓制。

謂不皈依三寶之人。西竺九十六種外道依附邪師。生諸邪見。故云錯知解也。不達如來心地法門。故知於無量劫受無量生死。皆因邪師說法也。不遇圓頓大乘菩薩所說。故論云。寧受地獄苦。得聞諸佛名。不受無量樂。而不聞佛名。以經於往昔無量劫。受苦流轉生死中。不聞佛名故。不聞佛名者。皆遇邪師故也。

二乘精。無道心。外道聰明無智慧。

二乘之人精進修行。斷三界見思。七返人天。所歷修行法門非不精進也。飲寂滅酒。臥涅槃床。不起大悲心。修利他行。接物利生。是無道心也。外道聰明無智慧者。西竺外道極有聰明之士。念得四圍陀典籍。不明佛性。故寒山云。世有多解人。愚癡學用文。不憂當來果。唯知造惡因。見佛不解禮。見僧倍生瞋。五逆十惡輩。三毒以為隣。死去入地獄。未有出頭辰。今古聰明之士為世智所使。不信般若亦有之。古德云。李白李斯文學絕。二人不遇空王記。幾多空負聰明心。到底生死打不徹。先聖垂慈如此。豈不知有耶。

亦愚癡。亦小駮。空拳指上生實解。

大人無智曰愚。小兒無智曰駮。空拳指上生實解者。愚人小兒於空拳指上妄為實有。如以黃葉為錢以為真實。如來大師說一大藏教文。盡以大悲心於無作妙智隨緣放光。或說有法。或說空法。或說頓漸。或說偏圓。或說不定。以種種名相隨緣而各得解也。諸小根器隨語自生執著。不見佛性。猶如空拳指上生實解也。下文重與喻出。

執指為月枉施功。根境法中虛捏怪。

若迷指為月。非獨迷月亦乃迷指。以認指為月故也。經云。修多羅教如標月指。若復見月。了知所標畢竟非月。是故學道之人亦復如是。若以教為佛性。非獨迷其佛性亦乃迷教。以教為佛性故。則是枉施其功行也。是知中下根性。若無大乘般若之種性。不能入佛知見。其所為患者在於根境識三。十八界法。故云根境法中虛捏怪也。

不見一法則如來。方得名為觀自在。

此一句乃永嘉盡力拽到門前。祇欠擡足入來也。昔有宿德因看法華經。至諸法從本來。常自寂滅相。自喜之。常留意體究。以至行住坐臥語默作做舉動施為拈匙放筯無不體究。都無所得。至仲春之月。忽一日凭欄閑坐。聞樹上鶯聲。瞥然悟入。省前因緣。續前頌云。諸法從本來。常自寂滅相。春暖百花紅。黃鶯啼柳上。以是觀今古尊宿說話。洞曉其旨。求師印可。凡所應用無有罣碍。所謂方得名為觀自在也。

了則業障本來空。未了還須償宿債。

了達罪福性空無有罣碍。若人發心皈源。十方世界悉皆消殞。況罪福之相耶。所以肇師云。五陰身非有。四大本來空。將頭臨白刃。一似斬春風。即業障本來空也。若不了悟。執法不志。因果法如形與影。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。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。故云未了還須償宿債也。

飢逢王膳不能飡。病遇醫主爭得瘥。

四十九年開方便門。示真實相。所說種種法門。大悲願力接引眾生。眾生自是不能悟入。譬如世間飢餓之人。遇王者之膳。食前方丈水陸畢備。種種美味。見之即生怖畏之心而不敢食。又如久病之人忽見盧醫鷓鴣醫王。必生疑惑猶豫而於妙藥不能服食。則知病不可瘥。

在欲行禪知見力。火中生蓮終不壞。

欲界而行禪那清淨者。以其有般若知見之力也。僧問古德。欲界無禪。大德云何言有禪定。古德云。闍梨。祇如欲界無禪。自不知禪界無欲。欲知三界皆因一心所有。經云。滅三毒。出三界。破魔網也。今文言知見力者。心既明見佛性。即一切處皆為佛事也。何言至欲界。故云知見力也。

勇施犯重悟無生。早時成佛于今在。

過去久遠有一比丘名勇施。忽於如來禁戒有所闕犯。既犯四重根本之罪。欲自清淨。即將三衣掛在錫上高聲唱言。我犯重罪誰為我懺。如是唱言至一精舍。遇一尊者名曰鼻鞠多羅云。推罪性了不可得。勇施比丘豁然大悟。十號具足。即往東方世界成等正覺。號曰寶月如來。至于今。故曰早時成佛于今在也。

獅子吼。無畏說。深嗟懵懂頑皮靨。

諸佛說法圓頓大乘自在無畏。猶如獅子吼時無畏自在也。故云無畏說也。深嗟者。深歎之辭也。懵懂者。非聰慧也。頑皮靨者。即牛領極羸厚皮也。此喻小乘鈍根聞於大法不能悟。故發其歎傷之辭。

只知犯重障菩提。不見如來開秘訣。

祇知犯前四種重罪。障於無上涅槃妙心。不能了罪性空也。然則生死界中不能出離者。以皆因婬殺以為根本。沈淪無極。若有大乘種性。雖遇前境。發菩提心返妄歸真。即能入道。如善財參見婆須蜜女。告善財言。我得菩薩解脫名離貪欲際。隨其世樂而現其身。若有眾生暫見於我。暫與我語。暫執我手。則離貪欲。得遍往一切佛刹三昧。又如善財參見無厭足王。無量猛卒執持器仗。無量眾生各犯法。王或斬其頭或斷其手。善財見已而作是言。云何於此而欲求法耶。王告善財。我得菩薩如幻三昧。如我心者。寧於未來受無間苦惱。終不一念與一蚊一虻而作苦事。況復人耶。故知若有種性。所遇前境即能返本。今此二乘與諸小機。滯於持犯諸律儀事。專於事法。乃不見罪福性空。明見佛

性。是不見如來開秘訣也。故下文特舉姪教之相以明前事。

有二比丘犯姪殺。波離螢光增罪結。

犯姪殺者。皆根本重罪也。螢光者。小乘猶如螢光。不能破暗也。昔有二比丘山中結菴修行。堅持淨戒無有闕犯。一日一比丘出。一比丘在菴中禪定。忽坐睡。因而睡著。為一樵女偷犯淨戒。乃內心不悅。至同菴僧飯。具說上事。其僧怒即捉趨。樵女驚怕墮入深坑而死。比丘轉加煩惱。一人無心犯姪。一人無心犯殺。此二比丘皆無心犯也。共往大德優波離尊者處求乞懺悔。尊者以小乘結罪。時二比丘心疑不決。轉生疑惑。即往維摩居士處懺悔。因陳上事。維摩呵云。不善觀機說法。此二比丘久修大乘。何得將大海比於牛跡。波離小乘猶如螢火。光不能破暗。故云波離螢光增罪結。

維摩大士頓除疑。還同赫日銷霜雪。

優波離尊者專以小乘事法懺。罪不可懺也。今維摩大士而以理說性空無相法門。窮罪性了不可得。不在內不在外。不在中間內外。前際不去後際不來中際不住。三際推求了不可得。時二比丘忽然頓悟了罪性空寂。心得決然住無生忍。經云。若欲懺悔者。端坐思實相。眾罪如霜露。慧日能消除。故云猶如赫日銷霜雪也。

不思議。解脫力。妙用恒沙也無極。

不思議者。不可以心思。不可以口議。口欲談而辭喪。心欲思而慮忘。經云。假使滿世間如舍利弗。盡思共度量。不能測佛智。到此須有悟心。方明解脫一乘圓頓法門也。既證此法。即妙用恒沙之數亦無盡也。故云妙用恒沙也無極也。

四事供養敢辭勞。萬兩黃金亦銷得。

達法之人堪受人天廣大供養也。出家之士。身雖出家心不染道。於諸經論盡說全闕應供。古德云。道德不修。衣食斯費。即其謂也。所言四事者。一衣服。二臥具。三飲食。四醫藥也。此之四事。於諸教中皆須起慚愧之心也。堪受用之。今此道人豈止四事而已。假使萬兩黃金可銷得也。

粉骨碎身未足酬。一句了然超百億。

粉骨者。如常啼菩薩於香城學般若時也。既得法已。自恨無物供養世尊。忽遇城中豪富長者不安。欲人骨髓合藥。即時敲骨出髓賣與長者。所得資金其所有買種種花香供養於佛。其志誠則可知矣。碎身者。如釋迦因中捨全身求半偈也。我念過去作婆羅門。在雪山中修菩薩行。無佛出世。亦無經法。時天帝釋現可怖相而親試驗之。為羅剎形而現於前。即說半偈。諸行無常。是生滅法。菩薩聞偈心生歡喜。即從座起。顧視四方寂無所見。唯見羅剎。即問。聖者從何得是半偈。此半偈者乃是三世諸佛證道之法。羅剎答云。我不食來已經七

日。心謬言爾。時菩薩復語。聖者若為我足此偈者。我當終身為汝弟子。羅刹答言。飢逼實不能說。菩薩復語。聖者所食何物。我所食者唯食暖肉。我所飲者唯飲新血。菩薩又語。聖者若能為我說是勝偈。我當捨身供養聖者。是時羅刹即說偈言。生滅滅滅已。寂滅為樂。菩薩聞已。即於道樹石壁書此偈竟。便上高樹投身而下。下未至地。羅刹復帝釋形。於空接住。致於平地。慚愧讚歎。以是因緣超十二劫。在彌勒前成無上道。故云一句了然超百億也。

法中王。最高勝。河沙如來同共證。

王中法王。位過百王之上。故云法中王也。高超三界。獨步大方。故云最高勝也。乃至過去未來現在無量諸佛盡證此也。天下老宿盡證此也。無量法聚一切義門不出於此。經云。唯佛與佛乃能知之。唯佛者。唯釋迦化主也。與佛者。與十方諸佛也。故云唯。不一佛二佛三四五佛。乃至十方諸佛同證此法。故云十方如來同共證也。

我今解此如意珠。信受之者皆相應。

唯此心法如世間如意寶珠。具諸功用。無有窮盡也。四祖謂牛頭融禪師云。百千妙門同皈方寸。河沙功德總在心源。一切定門。一切慧門。一切行門。悉皆具足神通妙用。並在你心。煩惱業障本來空寂。一切果報皆如夢幻。無三界可出。無菩提可求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。大道虛曠絕思絕慮。如是之法你今已得。更無欠少。與佛無殊。更無別法。但任心自在。莫作觀行亦莫停心。莫起貪慎莫懷愁慮。蕩蕩無碍任意縱橫。不作諸善不作諸惡。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皆是佛之妙用。故云信受之者皆相應也。

了了見。無一物。亦無人。亦無佛。

真如界內無生佛之假名。平等性中無自他之形相。即無物無人無佛也。故般若經云。善現。空空清淨故色清淨。色清淨故一切智清淨。何以故。若空空清淨。若色清淨。若一切智清淨。無二無二分。無別無斷故。故云了了見無一物。亦無人亦無佛也。

大千沙界海中漚。一切聖賢如電拂。

三千大千世界在覺性之中。猶如水上一漚爾。豈止大千沙界為水上一漚。盡十方世界在覺性之中猶如水上一漚爾。如觀音菩薩所證圓通云。迷妄有虛空。依空立世界。想澄成國土。知見乃眾生。空生大覺中。如海一漚發。故云大千沙界海中漚也。一切聖賢如電拂者。猶如電光石火。瞥爾無蹤卒難摸索。故般若經云。內空清淨故。色界眼識界眼觸為緣。所生諸受清淨。色界乃至眼觸為緣。所生諸受清淨。故一切智智清淨。故云一切聖賢如電拂也。

假使鐵輪頂上旋。定慧圓明終不失。

假使絛輪頂上旋者。傳曰。二十八住菩薩所修行力。有一魔王謂菩薩言。

汝當退位。汝若不退。我當飛熱紮輪旋汝頂上。碎汝形體。猶如微塵。爾時菩薩以定慧圓明不思議力故不失其位。時諸魔眾返自退失。菩薩定慧而愈增明故。曰定慧圓明終不失也。

日可冷。月可熱。眾魔不能壞真說。

日性本熱寧可說冷。月性本冷寧可說熱。固知眾魔不可壞其真說也。如來說法。魔宮振動。邪黨皈依。豈能毀壞聖言耶。所言日可令冷月可令熱者。大涅槃經云。時阿[少/兔]婁馱白世尊言。月可令熱。日可令冷。佛說四諦。不可令異。今永嘉用此以明眾魔不能毀壞般若真說。

蒙駕崢嶸謾進途。誰見螻蛄能拒轍。

菩薩所弘通大乘法門。眾魔不能為其障礙。譬若象駕崢嶸而進。豈螻蛄小虫而可拒其車轍耶。昔齊莊公出獵。有螻蛄舉足將搏其輪。問其御者曰此何蟲也。對曰此是螻蛄蟲也。莊公曰。而以至微之力而拒大車。不量其力也。今永嘉略涉世緣以證出世聖法。使易曉。而今法流沙界教滿龍宮。時諸小聖魔眾豈能為障為礙。故曰誰見螻蛄能拒轍也。

大象不遊於兔徑。大悟不拘於小節。

大乘菩薩所歷境界功德殊勝。非人天所知。二乘所涉。法門優劣不同。欲其易明。即以世間象兔為喻。大象所遊唯大路可容。非小兔微逕可往。故云大象不遊於兔逕也。大悟不拘於小節者。見性之人不可以事相檢舉。不可以持犯戒律所拘。其作用難以測度。如高沙彌不受戒。藥山不看經等。故云大悟不拘於小節也。

莫將管見謗蒼蒼。未了吾今為君決。

無上般若唯接上根上器。中下之機卒難銘模。是以三界浩浩六道茫茫。盡是空生浪死。經云。譬如百千蚊虻在一器中。啾啾亂鳴鼓腹狂鬧。不知太虛之曠達。以明諸小根器不能發菩提之心。入大乘境界。今永嘉竊恐世人信之不及謾生誹謗。猶如愚人握管窺天。以己見之細微。謗蒼蒼之無際。是誰之過歟。未了吾今為君決者。此之一句一大藏教詮提不起。六代祖師讚歎有分。是知從上諸聖開方便門。提携後進。放一線道。略露風規。末後一言。莫教錯舉。

豈嘉定(己卯)建安虞八宣散位 刊行

舒州梵天珙和尚(註)永嘉證道歌(終)

後序

余元豐間與大學二三友至相國東林。會翰苑鄧公龍圖子發浩然明甫諸公。始識師於座中。從容道論。知師之所蘊也。次又聞師內殿賜衣服。因而致賀。再見之。吐珠璣。示眼目。蕭洒有古人風操。尤恨相得之晚。世之學者嘗患所守異趣。偏執一隅。不知大道之不二。遂相詆軋者皆是也。師性謙和。於傳法

禪悅之外。曉教源。喜文章。不以殊途二其志。良可尚矣。元祐改元仲春過泗上。見圓明上人自匡廬至。得師所惠歌頌。玩之洒然。則知師之所守高簡。不混利名。逍遙趨競之外也。紹聖丙子解官單馬赴吏部磨勘。至壽春遇友人吳純甫。出師所注永嘉證道歌。發輝如來大智慧海。利益四眾。豈小緣哉。師浙人也。嗣法圓照禪師。喜其故識。謹書於卷後。是歲孟夏望日天倪敘。

永嘉石碑

禪師每日陞座提綱正令。撮其法要。以示證道。默然揮一下云。還會麼。乃說伽陀。

一擊天地空 驚開死盲聾 靈光亘今古 徧含法界中

音釋

拆。音析。先擊反。分也。 調。去聲。選也。 顛。音悴。顛亦作慙。
。 慙。音吝。力刃反也。 訕。所晏反。毀語謂之。 蘭若。下爾者反。
崑。音吟。高也。 闐。音乞。苦壁古覓二反。靜也。 蹠。音足。七六子。
六二反。蹈也。蹠同。 犴。音寒。午旦午諫二切。胡狗。 駭。語駭切。馬
行也。又無知也。 韉。音怛。多達之別二切。柔革也。

註中

煨。呼羅切。南人呼火也。 炙。之亦切。熱也。又之夜反。 嘯。呼
交反。虎聲。又古伯反。 嚙。音霍。 懈。居隘反。倦怠也。 驪。音梨。
千里馬。 臙。之力反。油敗也。又臙脰。 [虺-虫+骨]。胡骨反。膝[病-丙
+告]也。 餼。音畏。飼也。奴羅反。飢也。 憤。古對反。心也。 絆。音
半。羈也。 挹。於入反。斟也。 睫。即涉切。目傍毛。 瞶。如倫反。
獲。禾聲。 幪。俾消反。幪。 幪釋志巾也。 銚。無方切。刀刃端也。
掙。音皈。又竹栗反。獲。禾聲。 輓。古混反。車轂齊等貌。 汾。扶云切
。水出太源。 胝。竹尼反。手胼足胝也。 胼。步田反。胼胝。 抉。一決
反。排也。 盱。公旦反。目白貌。 矜。音零。行不正也。 潺。音平。
螻。音樓。螻蛄。 搏。徒官切。搏擊也。 拏。尼矛切。平拏也。

證道歌卷下(終)